

老舍之子舒乙病逝

中国现代文学馆发出讣告,老舍先生之子舒乙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1年4月21日14时1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86岁。

1935年,舒乙出生于山东青岛,那时老舍在国立山东大学文学院任教。1953年,舒乙自北京二中毕业,进入北京俄语专修学校留苏预备部。次年9月起,留学苏联,在列宁格勒基洛夫林业技术大学攻读林产化学工艺木材水解专业。1959年,回国后被分配至中国林业科学院从事科研工作。

1978年,舒乙调入北京市光华木材厂当工程师,后晋升为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同年,他开始收集资料,为研究老舍提供了最直接的和最真实的历史资料,首篇作品《老舍的童年》在《人民日报》连载。1984年,调入中国作家协会,参加筹备中国现代文学馆,历任副馆长、常务副馆长;2000年5月,中国现代文学馆新馆落成,他担任馆长。他用近20年的时间,树立起一座中国现代文学的丰碑。舒乙在1986年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散文专集,他的创作一直以散文、传记为主,兼从事中国现代文学作品研究,已出版《我的风筝》、《老舍》、《现代文坛瑰宝》等专著。其中,散文集《老舍的关坎和爱好》获满族文学奖,散文《老舍和朋友们》获第三届十月优秀散文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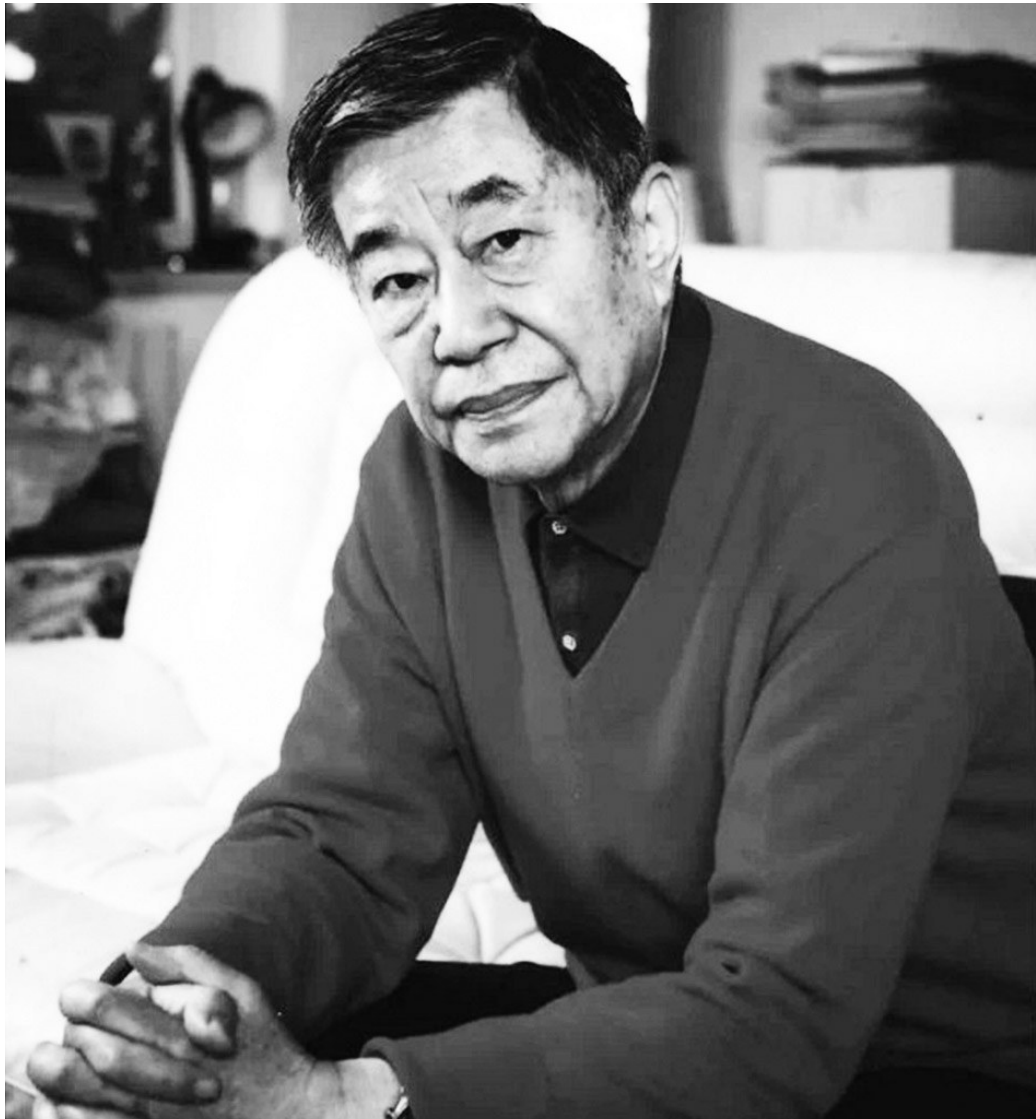
1995年舒乙开始绘画,没有师从任何画派,且不学习母亲胡絮青的传统画派风格,走自己的路,用自己的方法绘画,举办过12次画展。舒乙把自己的每一幅画都当作乐趣。他作画的风格,不拘小节。留法画家朱德群评价其画:走自己的风格,走自己的路用思想去画,值得称赞和坚持。

2000年,面对北京旧城区里成片的胡同和四合院迅速消亡的现实,他与全国政协委员梁从诫、弥松颐、李燕联合提出“保护北京历史文化名城的十条紧急建议”,担当起保护老北京的历史责任。

2002年至2007年,担任全国政协委员期间,致力于对城市文物及文化遗产的保护,写了《京杭大运河,残缺的辉煌》《隋唐大运河,地下的辉煌》和《江南运河,水乡的辉煌》三篇考察实录,积极呼吁保护大运河。他认为,运河和长城一样是伟大的奇迹,一样了不起。

舒乙还曾与舒济、舒雨、舒立将家中所存父母旧藏的多幅书画作品无偿捐赠中国美术馆,其中既包括如赵之谦的《手札》、翁方纲的《行书<吴静岩传>》、何绍基《小楷书》等明清时期书画作品,还有任伯年、吴昌硕、齐白石、陈师曾、傅抱石、林风眠、陈半丁、王云等近现代艺术大师的书画佳作。

据《北京日报》



周立民:不该忘记他的贡献

巴金故居常务副馆长、巴金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周立民回忆,他第一次见到舒乙是在1994年4月,当时舒乙在北京主持一个巴金的展览。那天有很多文学前辈出席,舒乙穿梭其中,如鱼得水,游刃有余,说话一口京腔,有韵有调儿,口若悬河,滔滔不绝。

“我就有一个错觉,觉得老舍先生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吧——我们当然都没有见过老舍先生,但是他的公子身上或许看到了他的遗风。”周立民感慨,后来在

开会中,工作上,跟舒乙打交道,这一点印象却始终很深刻。

“他热情、周到、细心,老舍之子的特殊身份使之与冰心、夏衍、巴金、萧乾、曹禺等众多老作家建立亲和的关系,使之一在自己热爱的事业上大展身手。他是一位很能细心地体会到老人心思的人,记得他到日本拜谒井上靖先生墓地后,特意摘了一片墓前的竹叶给巴金先生寄来,很好地关切到老人对老朋友的思念。”

周立民说,中国现代文学馆是巴金先生倡议创立的,经过筚路蓝缕的草创时期后,到舒乙先生这里可算中兴时期,文学馆的很多宝贝和家底儿都是这个时期攒下来的,活动也很多,逐渐在社会上产生了影响力并得到公众的认可。“这一点上舒乙先生功不可没。我知道舒乙先生也写文章、画画儿,这当然别有价值,但是,我认为对于文学馆的组织和运转,他的付出和贡献乃是他对中国当代文学事业尤其是史料的搜集和保存所作出的

杰出贡献,虽然这样的事业不会专门署上哪个人的名字,但是后人不应忘记舒乙先生这样的人。”

周立民最后一次见舒乙是2014年9月,在上海,舒乙大病初愈。“我感觉他仍然那么精神,仍然侃侃而谈,有他在,走到哪里似乎都不会冷场。我觉得他身上的那股热情劲儿,是我们做人和干工作应该学习的,那是一种生命开放的态度。一个人,有这样的开放,当无遗憾,其他的,不重要了。” 据澎湃新闻

单霁翔三句话不离故宫

如何让“沉睡”的文化遗产活起来,让更多公众参与保护,让这些中华文明绽放精彩?4月21日,国家文物学会会长,中央文史研究馆特约研究员、故宫博物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单霁翔来到南京,在主题讲座中分享让文化遗产资源“活”起来之道。

文化遗产需要动态保护

2008年,单霁翔第一次来到南京晨光1865文化创意产业园(原金陵机器制造局),就被这处工业遗存深深震撼。从李氏金陵制造局、民国金陵兵工厂、到新中国成立后的晨光机器厂,中华门外这处20多万平方米的地块,是一代代实业家编织强国梦的地方。

“百年风雨后,9幢清代砖建筑、27幢民国建筑保存,成为中国现存最大近代工业建筑群。”13年后,南京人单霁翔再次来到园区,他表示,这里不仅风景迤逦,建筑保护完好,园区入驻的文化企业气质也很

好,游人在这里寻找历史足迹,整个园区生机勃勃,让人欣慰。

“文物得不到保护,观众看不到它们,它们是没有尊严的,是蓬头垢面的。只有当得到保护,面对观众展示出来,才会神采奕奕,光彩照人。”单霁翔认为,现阶段,文化遗产需要更加动态地被保护。想要实现对文化遗产的良性保护,就需要注重世代传承性和公众参与性。前者要加强保护文化遗产,将灿烂文明完整地传承给后代;后者则是要把文化遗产保护的知情权、参

与权、监督权和受益权交给民众,使之薪火相传、代代守护。

除了让文物自由“呼吸”,拓宽展览边界、打造文创IP功不可没。“我们曾经制作了7部VR视频,只要戴上眼镜,就能身临其境地穿梭在故宫中。你可以在三希堂看书,可以在养心殿休息,可以在唱音阁听戏。”

单霁翔认为,通过挖掘各类文化资源,举办丰富多彩的展览展示,注重文化产品的实用性和趣味性,让文化遗产资源活起来,吸引更多民众投身于文化遗产资源的保护和传承中。

用脚步丈量世界遗产

作为原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三句不离故宫,退休后的单院长在忙啥?答案是一档世遗揭秘互动纪实节目《万里走单骑——遗产里的中国》(以下简称《万里走单骑》),拉开了用脚步丈量世界遗产的奇妙之旅。

昔日“故宫看门人”单霁翔化身“世遗推广人”,召集嘉宾组成“布鞋男团”探访“最悠久”的良渚遗址、“最智慧”的青城山都江堰、“最别致”的苏州园林、“最灵秀”的皖南古村落、“最传统”的福建土楼、“最和谐”的厦门鼓浪屿等12处世界遗产地,与各地发掘者、研究者、保护者、传承者、居住者亲密交流,层层揭开并娓娓道来世界遗产的隐秘而伟大之处,并量

身组织“守望行动”,旨在提升大众对于世界遗产的保护意识,特别是唤起年轻一代对传统文化的亲近感和责任感。

“伴随着‘良渚古城遗址’的申遗成功,中国的‘世界遗产’总数已达到55处。想要让文化遗产活起来,讲好故事很关键。”单霁翔说。通过探寻遗产地,与当地居民交流、互动式文化体验等,单霁翔希望,通过节目讲出遗产故事,让更多人感受遗产的魅力,吸引年轻受众自觉加入到遗产地的保护行列中来。“我们缺的从来都不是文化遗产,缺的是人文关怀”,单霁翔希望,通过共同努力,让中国成为保护文化遗产的典范。张楠